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9.07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曲艺选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0

统一书号 16086·312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
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春催杜鹃 (说唱)	(1)
一份批判稿 (天津时调)	(7)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山东快书)	(10)
刘六怒骂孔家店 (乐亭大鼓)	(18)
我为石油唱赞歌 (数来宝)	(26)
试车 (天津快板)	(36)
重返黑龙港 (数来宝)	(44)
壮志凌云 (百河大鼓联唱)	(53)
沙村苹果 (相声)	(60)
战沙荒 (相声)	(76)
渡口 (快板书)	(87)
不许走邪道 (河南坠子)	(100)

春 催 杜 鹃

(说唱)

盐山县 刘明然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第二场“春催杜鹃”改编)

杜鹃山，漫天迷雾罩山岗，
天低云暗露曙光。
三官镇今天逢墟日，
清早晨，墟场上的景象不同往常，
乡亲们，推车担担人来人往，
吆喝声，此起彼伏熙熙攘攘。
祠堂前有些人交头接耳，
看起来，神情倒是很紧张。
忽听得一阵锣声响，
跑过来，靖卫团团丁一大帮。
匪连长高喊一声：“带共党！”
众匪徒，应声嚎叫举刀枪，
(夹白)“带——共——党——！”
但只见，祠堂大门缓缓开放，
匪徒们，两边摆列似虎狼。

祠堂内，跨步走出人一个，
出门来，巍然屹立气宇轩昂，
齐颈短发，相貌英俊，
两眼有神，满面红光，
哗楞楞，连环铁链铐双手，
白上衣，血迹斑斑受刑伤。
任凭它，严刑拷问威逼利诱，
革命者，英勇不屈志坚如钢。
她把这刀丛剑树等闲看，
横眉冷对头高昂。
似青松，傲然挺立山岗上，
舞铁链，迈大步，遥望远方。
她年纪不过三十岁，
这就是：领指示，下井冈，播火种，走四
方，杜鹃山，找雷刚，女共产党员名叫
柯湘。
柯湘她，遇敌人不幸负伤陷入魔掌。
毒蛇胆花招用尽枉费心肠，
因此才逢墟日，绑赴刑场，
他枉想，杀一儆百，威慑山乡。
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
为人类求解放热血满腔。
生命不息，永远战斗，
牢记着党的使命，她斗志昂扬。
且把这刑场变战场，

讲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散
迷雾迎曙光，将火种播向这万里山乡。
靖卫团头子毒蛇胆，他见此光景，心虚胆
怯，气急败坏，
眼珠子瞪得象铃铛。
他声嘶力竭，疯狂嚎叫：
“女共党，
可惜没把你们斩尽杀光。
今天我要把乡风正，
看哪个，还敢来惑乱人心，赤化山乡。”
毒蛇胆，气势汹汹色厉内荏。
柯湘她，字字千斤，慷慨激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革命灭豺狼。”
乡亲们越聚越多，蜂涌而上，
只急得毒蛇胆意乱心慌：
“乡亲们，别听她赤色宣传，胡言乱讲，
大家要安分守己理应当。
我们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只有那蒋总司令的党国规章。”
柯湘她出其不意开口问：
（白）“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毒蛇胆脱口而出未加思量：
（白）“民国十七年。”

柯湘她轻蔑一笑开言道：

句句话犹如枪弹出膛：

“可是你们的苛捐杂税，
已经收到了三十七年上。
这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
这就是你们的党国规章。”

几句话，说的敌人无言答对，
猪八戒戴笼嘴——可难把口张。

柯湘她跃身登上旗杆座，
眼望着众乡亲声音高昂：

“卖国贼蒋介石叛变革命，
甘心把帝国主义的走狗当。
伪政府，是捐国殃民的黑衙门，
国民党，是屠杀工农的黑心狼。
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们的救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劳苦大

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把家当。”
忽听得，人群当中一声喊：“说得好！”
毒蛇胆回头瞪眼看端详：“什么人？”

（白）“雷——刚！”
话音落，跳出一个彪形大汉，
青布包头，赤红脸膛，
浓眉大眼，威武雄壮，
鹿皮坎肩穿身上，
说话亚赛洪钟响，

哗楞楞，双股叉一抖八尺长。

大喝一声往上闯，

他就是：仇满怀，恨满腔，扯旗造反三起

三落受挫伤，自卫军队长叫雷刚。求真

理，盼解放，找救星，指方向，出奇兵，

劫法场，抢一个共产党引路导航。

毒蛇胆一见吓破了胆，

他的嘴唇儿青，脸儿发黄，脑袋瓜子嗡嗡

响，脖子后头冒风凉，惊慌失措可着了

忙。

雷队长钢叉直刺毒蛇胆，

一下子，扎在了他的胳膊上。

众团丁，上前忙把他的主子救，

毒蛇胆，瞄准柯湘要开枪。

雷刚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当”一声，弹出膛，雷刚的左臂受了伤。

雷刚他单手持叉掷过去，

“飏”一声，带风响，不偏不歪多么正当，

正扎在毒蛇胆的屁股上。

老匪首“哎哟”一声趴在地，

众匪徒，迎上前来战雷刚。

自卫军呐喊一声动了手，

人群中雷声滚动翻了江。

噌楞楞，李石坚从扁担内抽出枪一杆，

仓啷啷，罗成虎从车把里拔出刀一双，

郑老万，大刀一摆银光闪，
杜小山，砸开锁链救柯湘。
只听得，叮叮叮，当当当，乒乒乓乓一阵
响，
众匪徒吱呀怪叫，鬼哭狼嚎喊爹娘。
一团丁，抡刀要把雷刚砍，
雷刚一闪身，来了个顺手倒牵羊，
翻腕子夺下敌人的刀一口，
刺啦啦，给这个小子开了膛。
又一个匪兵往上闯，
雷刚他翻起小车，直扣到他的肚子上。
不多时，靖卫团溃不成军七零八落，
毒蛇胆，抱头鼠窜逃进县城去报丧。
战士们上前欢迎党代表，
众乡亲，热情洋溢奔向柯湘。
霎时间，云开雾散霞光射，
春催杜鹃开，东风送暖红花满山岗。
从此后，自卫军革命路上明方向，
除内奸，灭匪帮，高举红旗上井冈。
见到人民救星毛委员，
永远战斗向前方。

一 份 批 判 稿

(天津时调)

平强县 王奎申 步 进

秋收时节遍地金黄，
解放军支援三秋劳动在望海乡。
田间地头笑语飞扬，
军民们挥舞着镰刀收割忙。
两匹战马飞出营房，
见一名通讯员，跟随方团长，
红帽徽红领章闪闪发光，
下连队做报告直奔望海乡，
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撕下他的
伪装。
团长猛加鞭，往事涌心房；
当年解放天津城，我作战负了伤。
养伤来到这儿，房东是赵大娘。
油灯下，洗伤敷药为我奔忙。
日夜勤护理，疼爱如亲娘。
阶级情意海阔天长。
伤愈回战场，怀念望海乡，

我转战南北二十多年，
当年的荒滩变粮仓，变粮仓。
喜看跃进新景象，
不知大娘可健康？
团长他心情激动把亲人想，
地头会的批判发言传到耳旁。
望海乡地头上摆下批判林贼的战场，
白发老大娘，手拿着纸一张，
站起身发言慷慨激昂：
“提起贼林彪怒火满胸膛，他的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罪恶昭彰。
毛主席的入关指示他违抗，
反对打歼灭战为敌人来帮忙。
污蔑咱，东北战士不愿离家乡。
咱揭穿他的鬼话，事实象铁一样：
当年打天津，部队到俺们庄。
军民肩并肩，同心打豺狼。
有一个方连长，战斗负了伤。
伤没痊愈又请战，意志多刚强！
他写了决心书，贴在炕头墙：
我家住在长白山，全国在胸中装。
黑龙江水连四海，东北战士走八方。
永远跟着毛主席，不解放全中国不回家乡。
连长伤愈归队去，这份决心书我永远珍藏。”

大娘她把决心书双手捧起，团长他心潮奔涌，拉住了大娘。

“大娘！”

“首长……你？”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东北战士呀！”

“你……小方！”

亲人重逢热泪盈眶，

喜讯传遍望海乡，

社员们围住了方团长，战士们搀扶着赵大娘。

当年并肩打蒋匪，今天同上新战场。

你看那，决心书当做发言稿，揭穿林彪的黑心肠。

军民同开批判大会，战歌嘹亮响彻望海乡，
响彻望海乡。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山东快书）

获鹿县 韩庆志 梁文书

春秋战国风雨狂，
百万奴隶举刀枪；
杀声阵阵撼世界，
奴隶制礼崩乐坏似翻江。
有一个起义的英雄柳下跖，
反孔的美名传四方。
这位柳下跖身材魁梧是个大高个，
肩宽腰粗红脸膛；
说话声音似打雷，
大喊一声震得房子乱晃荡。
奴隶主们一听说柳下跖，
就象老鼠见猫一个样。
这小子们为了复辟奴隶制，
凑在一起犯思量，
有的说直接出兵去攻打，
又怕寡不敌众遭了殃。
又想高官厚禄去引诱，

可谁敢拿着鸡蛋去把石头撞。
这伙奴隶主好似乌鸦在吵窝，
叽叽喳喳无主张。
这时候角落里站起人一个，
这人山羊胡子老鼠眼，
穿着一身灰不溜球的大服装，
原来这是孔老二，
他自报奋勇去劝降。
你看他硬着头皮逞英雄，
哆嗦着个公哑嗓子高声嚷：
“咱们周朝就这样完了吗！
要‘克己复礼’是咱们最大的事一桩。
我君子也有杀身志，
我亲自到柳下跖营寨里走一趟。”
这小子牛皮吹了一大阵，
奴隶主们还夸他是君子、圣人有胆量。
第二天，孔老二招呼他的弟子套上车。
鬼鬼祟祟直奔柳下跖的营寨走的忙。
一路上这小子乐的合不上嘴，
自言自语把话讲：
“这一回，老天爷把治理天下的圣德交给
我，
不怕他柳下跖不投降。
这一次我亲自出马成了功，
升官发财有希望，哎，有希望……”

这小子还在做美梦，
忽听得一阵杀声震天响；
抬头看只见一面大旗迎风展，
奴隶们手使棍棒与刀枪；
长矛飞舞似蛟龙，
青龙剑一抡噌噌噌闪寒光。
奴隶们英姿勃勃操练忙，
杀声阵阵震天响。
孔老二一见直筛糠，
胆战心惊脸变黄。
“虽说我的脑袋长的好，
碰上这玩艺儿照样见阎王。”
你看他急急忙忙跳下车，
凑到守卫的士兵面前把话讲：
“请转告你们大王去，
就说我孔仲尼千里迢迢来拜访。”
士兵一听是孔老二，
只气得攥得拳头嘎叭响；
又挽袖子又跺脚，
恨不得上前给他两巴掌。
（白）恨透他了，
“孔老二求见啊！”
柳下跖听说孔老二到，
直气得两只眼睛冒火光。
他心想这家伙是奴隶主的一条狗，

天天造谣惑众把毒放；
一辈子专给贵族拍马屁，
是一条口蜜腹剑的白眼狼。

“弟兄们，出去让他快滚蛋，
要不就送他见阎王。”

孔老二听了转告的话，
直吓得浑身发抖手冰凉。

“请你们向大王再禀报，
就说我有要事来商量，
见不到跖爷我就不回去；
劳驾你们多帮忙。”

士兵们又把孔丘的话儿讲一遍，
柳下跖满腔怒火燃胸膛。

“这家伙就是一条不知好歹的癞皮狗，
看他耍什么鬼伎俩，
“弟兄们，把他给我带上来！”
“是！”

士兵们一听说要带孔老二，
手按脖子把他提进帐。

孔老二故作镇静面带三分笑，
偷眼把柳下跖来打量。

只见柳下跖身高足有一丈二，
好似一座铁塔在眼前；
虎皮大带缠腰间，
橘红色的斗篷披肩上；

手按宝剑挺胸站，
两眼炯炯放光芒。
孔老二一见吓一跳，
壮了壮胆子把话讲：
“大王啊，世上都夸你长得好，
可真是浓眉大眼高鼻梁；
你天生的聪明智谋多，
天生的就是英雄相；
你能率领千军万马去作战，
真是英勇善战的汉子王。”
这小子吹吹拍拍正上劲，
柳下跖大喝一声震山岗：
“孔丘！不许你拐弯抹角耍阴谋，
有什么话你要老实讲。”
（白）“哎……我老实讲。
我是说你各种美德全具备，
何必去当草头王；
你如肯听我的话，
这事咱就好商量。
你从此克制自己别造反，
我在天子面前把情讲；
捞得一个高官做，
不当武官当宰相。”
“呸！你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我，
让我帮你干那些个不能见人的鬼勾当；

你是老虎拜佛充善人，
全是一副坏心肠。
现在你来劝告我，
那真是竹篮子打水瞎空忙！”
柳下跼满腔怒火冲霄汉，
横眉冷对狗豺狼。
孔老二一看自己的阴谋被揭穿，
急忙搬出周礼来抵挡：
“哎！大王别发火，
周公之礼是天经地义不可变，
奴隶主治天下是老天爷的主张，
你们反对奴隶制，
这可是大逆不道太荒唐。
仁义道德人人相爱，
你们杀人动武不应当，
四海之内是一家，
何必动刀枪。”
“哈哈……
什么周公不周公，
什么文王不文王，
他们是你们的大圣人，
他们是你们的亲爹娘。
你们讲什么仁义和道德，
你们的仁义在何方？
讲仁义为啥杀了少正卯，

讲道德为啥镇压奴隶逞凶狂？
你们一个主子丧狗命，
有多少奴隶去陪葬；
你们满肚子全是坏主意，
满肚子全是男盗女娼；
你们双手粘满奴隶的血，
今天一定要和你们算总账。”
孔老二一听要算账，
直吓的浑身发抖似筛糠。
柳下跖上前抓住孔老二：
“你孔丘有什么花招尽管亮？”
“没有，没有。”
“回去告诉你那奴隶主，
就说我改日登门去拜访！”
“不敢。”
“就这么说！”
“哎！是。”
“滚出去！”
孔老二听说让他滚出去，
他连滚带爬滚出帐。
柳下跖大喊一声“弟兄们！
奴隶主决不会就此算了事，
今后的斗争还很长；
要想奴隶得解放，
必须握紧刀和枪。”

霎时间战鼓响，
众士兵继续操练在演兵场。
这就是，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反孔英雄光照人间美名扬。

刘六怒捣孔家店

(乐亭大鼓)

乐亭县文艺创作组

说的是明朝正德年间天下乱，
神州大地起烽烟。
穷苦农民齐造反，
春雷滚滚震山川。
起义军攻州夺县砸孔庙；
直吓得皇帝佬儿、众贪官、孔府的儿孙六
神无主心不安。
这一天，在通往山东曲阜的大道上，
一队人马风驰电掣来得快，恰似猛虎下高
山。
但只见：
马蹄响处烟尘滚，
旌旗招展刀光寒。
在这马队前，
有一面帅旗迎风展，
头大的“刘”字绣在上边。
帅旗下闪出来一员大将，

身材魁梧如泰山。
只见他，
两道浓眉似利剑，
目光炯炯好威严，
骑一匹冲锋走阵的红鬃马，
三尺宝剑挎腰间。
这就是义军的领袖刘大帅，
威名远震天下传。
他身后紧随着人两个，
威武英俊并驾齐辔。
那武的是大帅七弟“神箭手”，
勇猛善战是个少年。
文的是军师赵燧有谋略，
出身贫寒本质好，可就是读过“五经”、
“四书”、“中庸篇”。
浩荡荡大军直奔曲阜县，
要把那贪官污吏、孔府孔庙统统砸它一个
底儿朝天。
义军们，人欢马壮正行走，
迎面前，有一个大汉把路拦，
刘大帅翻身离蹬下了马，
那大汉口称大帅泪涟涟。
说话间，“咯吱吱”撕开了上身袄，
露出伤痕一道道，这都是孔府的罪证血
迹斑斑。

“大帅呀，
小弟的名字叫孔茂，
祖祖辈辈都给孔府种庄田。
去年个我到孔府去交租债，
一笔偿清要把家还，
那孔斋硬说我还把租米欠，
夺走了我妹妹去当丫环，
我的娘找到孔府把理辩，
活活打死在堂前。
大帅呀，
天上的星星数不尽，
咱穷人受的苦一年半载也说不完。”
那孔茂愤怒控诉泪不断，
直气得刘六他双眉倒立怒发冲冠：
“弟兄们！
我们要午时前拿下曲阜县，
定与百姓报仇冤！”
义军们怒火满腔高声喊：
“杀进曲阜，活捉孔斋！
不拿下曲阜誓不回还！”
刘六与孔茂定下攻城计，
孔茂他急忙回城去串联。
刘大帅令旗一摆人马动，
好似那狂涛怒卷冲向前。
且不言大帅行人马，

再表那曲阜城里“衍圣公府”乱作一团。
孔斋他皇命诰封作知县，
仁义道德嘴边挂，无恶不作心内藏奸。
前几天，听说农民义军来到山东地，
连忙修书向兖州知府求救援，
梦想搬兵来保“圣地”，
他哪知道，送信的爪牙被抓住，这封信也
落到大帅刘六手里边。
孔斋他等了两日不见援兵到，
心中好似滚油煎。
猛然间，家丁跑来忙报信：
“孔老爷，大事不好啦，
刘六包围了曲阜县，
眼看着咱们要玩完。”
贼孔斋眉头一皱鬼盘算，
一条奸计涌上心间：
用仁义道德这个传家宝，
叫他们上我的钓鱼杆。
孔斋他急忙忙把白旗城头挂，
又派人城楼发箭把书信传。
刘大帅拾起书信仔细看，
不由得怒火燃胸前。
上写道：
“咱二人往日无仇近无怨，
攻打曲阜为哪般？”

圣人云：礼之用也，和为贵，
中庸之道自古传。
咱们两斗皆仇伤情面，
倒不如两和皆友同享太平年。
素闻贵军多仁义，
愿送酒肉到阵前。”
赵燧一看心欢喜，
口尊大帅听我言：
“孔斋倒是识时务，
暂时饶他有何干？”
大帅闻听不为然，
回手又取出信一篇。
赵燧接过仔细看，
原来是孔斋求救把兵搬，
说什么流寇犯上又作乱，
说什么要把义军来围歼。
赵燧他看罢目瞪口呆无言对，
刘大帅叫声赵燧听我言：
“孔斋作事多伪善，
咱莫信他甜言蜜语鬼话连篇。
说什么中庸和仁义，
却为何众佃户在他屠刀之下受熬煎。
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入圈套，
要把他的假仁假义全戳穿。”
赵燧羞得红了脸，

悔恨交加愧难言。

刘大帅将书信撕了个粉粉碎，

回转身与七弟把话谈：

“七弟，把他城头那面白旗给我扯掉！”

“是！”

刘七闻听不怠慢，

铁弓一张箭离弦，

只听“嗖”地一声响，

白旗飘然上云端。

霎时间，“咚咚咚”攻城战鼓响不断，

义军们刀枪并举杀声喧。

守城的贼兵个顶个的浑身颤，

孔斋他也吓得头皮发麻冒冷汗，腿肚子转

筋哪，朝了前。

又听得东门内外人呐喊，

原来是孔茂串通穷苦弟兄夺了城关。

义军们犹如潮水涌，

众贼兵望风而逃一溜烟。

军民们一气杀到“衍圣公府”，

“杀！杀！杀！”杀声直上九重天。

“噗咚咚”台阶前血口石狮被砸碎，

“叭喳喳”，“文章道德”的金字铜牌被

踩弯，

“咣当当”，“东房”牢门被冲毁，

“哗啦啦”，受害的农民弟兄砸碎了锁链

出牢监。

起义军打开粮仓为黎民百姓分积谷，

男女老少欢呼雀跃笑开颜。

这位刘大帅勒马横刀树下站，

一幕幕动人的情景震心弦，

思潮滚滚如波澜，

暗想到：咱们举义旗，造了反，穿枪林，

经百战，

攻州夺县杀贪官，为的就是翻身做主这一

天。

想到此，他带领义军冲进孔庙，

搜查孔斋狗县官，

一见孔老二的狗头象，

火燃双鬓气冲天，

单臂举起千斤鼎，

二目圆睁砸向前，

只听“哐啷”“扑冬”连声响，

孔老二的狗头变成泥一摊。

忽听得泥胎肚里一声惨叫：

“哎哟哟，别砸啦，俺出来……”

又只见泥象的脖腔里钻出一张蜡黄的脸，

八字眉，三角眼，下巴上的山羊胡子连

泥带水都擗成了毡。

大帅一见厉声问：

“你是谁？”

“我是孔圣——啊，不、不、不、我是孔
斋……”

“孔斋抓住啦！”“孔斋抓住啦！”

刘大帅怒不可遏高声喝，声似霹雳震长天：

“狗孔斋，你们是披着人皮的伪君子，

你们是口称仁义忠恕的假圣贤，

你们欠下了穷人多少血泪债，

今日里血债定要你血来还！

弟兄们！把这条老狗押出去，

为苦难的弟兄报仇冤！”

这时节，大成殿前火光起，

“五经”、“四书”化灰烟。

这本是刘大帅怒捣大成殿，

反孔的事迹天下传。

我为石油唱赞歌

(数来宝)

保定市 崔砚君

甲：数来宝，唱新词儿，

我来介绍一个人儿。

乙：介绍谁呀？

甲：他的名字叫盼油，

他的工作离不开油。

乙：噢！他是……

甲：我的话还没说完……

乙：你甭说，他是炸油饼的炊事员。

甲：没调查研究别发言，

他是汽车驾驶员。

乙：是汽车司机。

甲：旧社会，苦难多，

被生活逼迫学开车。

乙：现在呢？

甲：大家选他当代表，

到这演唱数来宝。

乙：是你呀！

甲：我开车开了多半生，

我对汽车很精通。

乙：您是老司机啦？

甲：十六岁就当学徒，

在汽车上边烧锅炉。

乙：烧锅炉？

甲：我拿着扇子把火搨，

搨的汽车冒黑烟。

又生火，又掏灰，

乌烟瘴气满天飞。

乙：你烧火干嘛呀？

甲：旧社会，汽油全都是进口，

你不烧火它不走。

开汽车，真难办，

不烧汽油烧木炭。

乙：那能行吗？

甲：要是遇上有急事儿，

坐上汽车真来劲儿，

机器一响一股烟儿，

乙：还真快。

甲：就是轱辘不转圈儿！

乙：那怎么办啊？

甲：我急忙跳出驾驶台，

把赶车的鞭子拿出来，

一边吆喝一边赶，

驾！驾！

半天走不了二里远。

乙：你是信口开河随便说，
没见过拿着鞭子赶汽车。

甲：木炭汽车抛了锚，
再想打火打不着。
半路途中经常坏，
套上老牛往回拽。

乙：嗜！
汽车哪能套老牛？
干脆拆了锅炉烧汽油。

甲：旧中国太黑暗，
半殖民地半封建。
统治阶级太腐败，
把大好河山全出卖。
连灯油都得靠进口，
想烧汽油更没有。

乙：咱们中国是个大宝库，
地下资源很丰富。
只要自己能开采，
想烧汽油不用买。

甲：帝国主义反动派，
侵占中国搞破坏。
他们说：
“你们这个民族太落后，

中国根本没石油。

乙：旧社会，工人阶级没有权，
不能开发大油田。

甲：汽车司机真发愁，
又烧火来又赶牛。
恨不能双手扒开大地球，
我取了个名字叫盼油。

乙：噢，是这么来的。

甲：一杆红旗映红了天，
毛主席领导工农闹革命，
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来扳倒，
中国人民站起来！

乙：毛主席指引光明道，
要改变一穷二白旧面貌！

甲：新中国气象新，
百花争艳满园春。
工业农业大发展，
生产喜讯到处传。

乙：车轮飞转马达响，
国产汽车出了厂。

甲：国产汽车质量好，
就是汽油还嫌少，
我开着汽车到处跑，
勘探地质把油找。

乙：你这工作真有趣儿，

参加了石油勘探队儿。

甲：毛主席教导咱，
要下定决心排万难。
独立自主长志气，
自力更生创奇迹。
要找出中国大油海，
从此我把名字改。

乙：改什么名啦？

甲：我决心打开大地球，
改了个名字叫找油。

乙：对，找油！

甲：咱们中国面积大，
千山万水美如画。
我开着汽车下江南，
回头又到大草原。
往西开进戈壁滩，
往东开到渤海湾。
调查研究多实践，
到处都有新发现。

乙：我们有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党，
千难万险无阻挡，
毛泽东思想力无边，
亿万愚公要移山！

甲：石油工人敢革命，
高举红旗到大庆。

乙：千军万马上前线，
展开石油大会战！

甲：我双手紧握方向盘，
把汽车开进大草原。

乙：草原茫茫望不到边，
野草丛生少人烟。
又下雪，又刮风，
天寒地冻又是冰。

甲：大庆工人举红旗，
风吹浪打志不移。
我们情愿多吃苦，
越苦越累越幸福。
这草原就是火焰山，
也让它在英雄脚下化成烟！
这地层就是坚如钢，
也要打开地层喷油浆！

乙：自力更生闯新路，
一定要开发中国大油库！

甲：我浑身上下有劲头，
改了个名字叫采油！

乙：这个名字改得好，
要打开地球来取宝！

甲：石油工人骨头硬，
那怕天寒地又冻；
千难万险踩脚下，

顶风冒雪立井架！

乙：石油工人一声吼，
吓得地球直发抖！
吓得冰层裂了缝，
吓得积雪化了冻。

甲：地下的石油直纳闷儿，
不知出了什么事儿。
这地球好象装了弹簧，
它好象上了钢丝床。
站不稳，立不安，
“哟，准是爆发了大火山！”

乙：地下的石油正纳闷儿，
它闻到一股新鲜味儿，
往上一看透了气儿，
新钻的油井传喜讯儿。

甲：在地下憋了几万年，
没见过蓝天大草原，
它早想见见大世面，
它要为人类作贡献！
它早就盼望这一天，
它使着劲地往上蹿！

乙：大庆油田出了油，
呼噜呼噜往外流。

甲：有一群黄牛来喝水，
瞪着眼睛张着嘴：

“噢！咱从小住在大草原，
没见过草地有喷泉，
这喷泉还带香味儿，
没见过这种新鲜事儿。
流成河，汇成海，
这准是地下出的黑牛奶！”

乙：咱自己找出大油海，
咱自己动手能开采。
咱中国自有运输线，
咱中国自己把油炼。
毛泽东思想光辉煌大地，
中国工人胸怀朝阳创奇迹！

甲：我打开汽车大油箱，
抱着皮管把油装。
中国油，抽不干，
为社会主义把力献！
它能让汽车开上山，
它能让飞机飞上天，
它能让轮船出港湾，
它能开动机器把地翻。

乙：大油库连成片，
新汽车排成串，
革命花开结珍宝，
自力更生就是好！

甲：我上汽车，抖精神儿，

开足马力加油门儿。

汽车如飞奔大港，

开辟采油新战场。

乙：大港油田真可观，

还有胜利油田靠海湾。

油井多的数不清，

就好象晴空万里满天星。

甲：汽车司机喜心头，

我改了名字叫送油。

乙：往哪送啊？

甲：国产石油用不完，

咱把它运上大轮船。

穿洋过海四处走，

送到亚非拉的大港口。

乙：装上车，运上船，

把世界革命来支援。

甲：革命友谊传全球，

我改了个名字叫颂油。

乙：本来你就叫送油。

甲：我改了个名字叫颂油。

乙：是开着汽车去送石油？

甲：是高唱赞歌颂石油。

乙：好！

甲：我为革命开汽车，

我为石油唱赞歌。

乙：高亢的歌声震大地，
甲：歌颂中国工人创奇迹！
乙：战斗的歌声多豪迈，
甲：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
合：毛主席挥巨手，
 咱高唱战歌大步走，
 胜利凯歌到处唱，
 把帝、修、反全埋葬！
 咱高举红旗大步走，
 让革命红旗插全球！

试 车

(天津快板)

唐山市吴国栋 李克齐

旭日初升，红光照山河。
出厂线上停着一台崭新的大机车。
零件一个色儿的新哪，金光闪烁，
试车班的同志们上下紧忙活。
有的在加油，有的在清火，
水也满、气也足，就等着去试车了。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
说车间主任大老罗不让试新车啦。
听到这个消息，大伙很纳闷儿，
异口同声向车上喊小贺。
这时候从机车上走下来一个人，
只见他膀阔腰圆是一个棒小伙儿。
浓眉大眼，目光炯炯，
精神饱满是朝气蓬勃。
他就是试车班的新任班长，
今年整整二十六岁名叫贺志国。
他问明情况后，稍微一愣神儿，

然后他一溜小跑儿去找大老罗。

正在这时候，走来了罗主任，

他让小贺回到车上赶紧去压火。

小贺站在那儿，挺胸抬起头，

面对着大老罗开口把话说：

“我说罗主任，我正要去找你，

原定今天要试车为嘛又变了辙呢？

咱们这台车要支援新线，

在那里穿山越岭整天尽爬坡，

为了适应情况咱们修改设计，

赵书记亲自挂帅大搞三结合。

象这样儿的好机车咱从来没造过。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工厂党委向上级请示过，

试新车走新路要闯卧牛坡，

按照原计划，今天要试车，

现在全都准备好了你为嘛往后拖呢？”

老罗听他问，也把理由说：

“因为今天试新车条件不合格。

首先是李师傅咱们的老司机，

出差到外地去支援工作，

今天往回返，明天就到家，

最好等他回来再试这台车。

他是你师傅，经验比你多，

交车线上的老标兵从来没出过错。

还有第二条，早晨我听了广播，
今天要有暴风雨袭击卧牛坡。
根据这两条我要修改计划，
我现在去党委你们赶紧去压火。”
说完刚要走，小贺拉住老罗，
说：“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妥不妥？
我师傅不在家，可任务不能拖，
现在我推荐个人保证准合格。”
老罗问是谁？回答很利索，
斩钉截铁一个字——“我”！
老罗把头摇，小贺接着说：
“我具备三个条件能闯卧牛坡，
先说第一条，这道儿我走过，
去年夏天跟我师傅到那儿送过车。
再说第二条，就是这台车，
从头到尾我跟着干，摸清了它的性格，
还有第三条，我是共产党员，
越是艰险越向前重担肩上搁。”
老罗听完微微一笑，
伸出手来轻轻拍着班长贺志国，
“你思想进步，路线觉悟高，
提拔你当班长条件满合格。
可是论技术，你原来是烧火，
去年考试合了格，这才开的车。
要闯卧牛坡，那可非同小可，

老司机不在家我心里没把握。
要是搞不好机车趴了窝，
影响全线通车那可了不得。
铁路是动脉，和处处都连着，
停了车，堵了线，要影响全国。”
“我说罗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你前看看，后瞅瞅，怕字哪儿那么多。
对我们青年人，要放在风口上，
怕这怕那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错。”
老罗听这话，当时起了火，
“你们做的哪儿都对，就是我有错儿。
你经验并不多，这天气又不好，
硬要闯坡那简直是惹祸。”
老罗发了火，小贺很沉着。
句句话，千斤重，劝告大老罗：
“要说经验，我是不多，
可经验必须从实践中去摸索。
我们要实践，你老是拉着，
嘛时候我们才能闯过卧牛坡？
这个卧牛坡，就是大老虎，
老虎的屁股我们为嘛不能摸呢？”
小贺说到这儿，同志们也围过来，
你一言，我一语，都支持小贺儿。
有位老工人，激动的把话说：
“文化革命锻炼得他目光远大敢想敢做，

认真读书心胸开阔，比我们强得多，我们
支持他去闯坡！”

正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人，
大家伙儿围上去，都要把话说。
来的这个人是党委赵书记，
他一手拉着小贺儿去找大老罗，
说：“工厂党委研究了这件事儿，
支持小贺走新路试车去闯坡。

小贺做准备吧。”

他又去拉老罗，

“咱们俩也跟着他们一块儿去试车。”

书记上了车，老罗还犹豫，
小贺伸出热情手把他拉上车。
小贺上了车，坐在司机室，
检查仪表看信号儿，一下就开了车。
机车出了站，风驰电掣，
两旁的电杆树木，一晃就闪过。
汽笛长鸣车轮隆隆响，
为咱新人走新路大唱赞歌。
再说大老罗，两眼望窗外，
他把这前后的事情反复来琢磨。
就说这件事儿吧，难道我有错儿？
党委为嘛支持他，就不支持我呢？
党委赵书记，看到了这个情景，
来到他的面前轻声叫老罗，

“对党委这个决定，你有点搞不通吧？
咱俩就这个机会简单说一说：
“‘十大’号召培养接班人，
这项任务考验着咱们每个领导者。
小贺提建议，要闯卧牛坡，
你听听工人同志他们是怎么说，
这边支持，那边祝贺，
咱们那能在前边左拉右挡着。
共产党员要向前看，
要帮助接班人把自己来超过。”
汽笛一声响，惊动了大老罗，
在此刻他的心里就象开了锅——
培养接班人，这事儿也想过，
总觉得培养使用已经差不多了。
培养帮助他超过自己，
这个事儿在脑子里可从来没想过。
听了书记的话，心情比火热。
禁不住抬起头来去看贺志国。
再看小贺，目视正前方，
手扶着开车手把，大声把话说：
“各就各位，准备加火，
拐过这段弯路就是卧牛坡了。”
骤然之间，冰雪大作，
狂风夹着暴风雨就象往下泼。
书记望窗外，心中暗喜，

暴风雨考验人同时也考验车。
可是大老罗捏着一把汗，
为嘛偏在暴风雨中来闯卧牛坡呢？
车轮准打滑，风雨有阻力，
趴了窝会影响全线通车。
老罗正思索，就听一声响，
小贺他“吡——”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就这一刹车，可吓坏了大老罗，
手忙脚乱脸煞白，汗珠往下落。
他上前跨了一步，厉声问小贺：
“赶快检查走行部位到底那儿出了错儿？”
小贺站起来“嘛错儿也没出，
我是在坡道上把新车来考核。
刚才停了车，现在咱就走，
在坡道上起车咱继续闯大坡。”
老罗听这话，哭笑不得：
“坡道起车再闯坡，我从来没听说。
要想闯大坡，只有这么办，
往后倒退二百米重新再闯坡。”
小贺不同意，挺胸把话说：
“新人新车走新路，决不开倒车。”
书记点点头，同意这样做，
然后他接过铁锹猛力加火。
有党的支持，炉火更旺，
小贺他信心百倍重新又起车，

高提手把，大开汽门，
打开了撒砂阀冷静又沉着。
老罗看汽表，逐渐向上升，
焦急的心情，开始有点乐了。
他们大家一条心，团结协作，
只听得“哐”地一声，就闯过了卧牛坡。
停下机车，天晴雨过，
彩虹万里，点缀着锦绣山河。
大家走下车相互祝贺，
第一个握手的是小贺儿和老罗。
小贺走过去，把手巾递给老罗，
老罗他没擦汗，先沾沾眼窝。
书记在一旁，带头鼓掌，
祝贺这新人新车闯过卧牛坡。
这就是学大庆赶开滦的丰硕成果，
下回造出新机车我再接着说。

重 返 黑 龙 港

(数来宝)

武邑县文化馆

甲：竹板一打叮当响，

乙：咱俩一块儿上了场。

甲：这些日子没见面，

不知你到那里转？

乙：离开老家十年半，

最近回家看了看。

甲：你家住在啥地方？

农业生产怎么样？

乙：我家住在黑龙港，

是个有名的大碱场。

红荆、苇子、碱蓬棵，

到处都是老碱窝。

春天旱，秋天涝，

涝了蛤蟆呱呱叫，

旱了蚂蚱飞又跳。

种一葫芦收两瓢，

穷苦的日子真难熬。

多年流传一首歌，
有女不嫁老碱窝，
所以俺村老年间里光棍多。

甲：你说这话我不信，
这不象现在的新农村。
大寨花开遍地红，
为啥你村这么穷？

乙：我这话还没说完，
刚才说的是解放前。

甲：现在农村大变样，
你队是个啥情况？

乙：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
老碱窝面貌变得快。
毛主席号召治海河，
红太阳照亮老碱窝。
治旱、治涝、治盐碱，
人换思想地增产。

甲：毛主席号召威力大，
你村有了大变化。

乙：这次我回家正过秋，
我下了汽车四下瞅，
金一片，银一片，
金浪银浪望不到边。
高粱红得象火焰，
谷穗足有一尺半，

棉桃好象大鸡蛋，
压得棉枝直打颤。
玉米怀抱大娃娃，
山药拱地起疙瘩。
遍地铺起大绿毯，
再也不见过去的老白碱。
我东边看，西边瞅，
看得我两腿不想走，
好象喝了衡水白干酒。

甲：碱洼大地换新装，
黑龙港流域变粮仓。
根治海河威力大，
遍地都是好庄稼。

乙：走上大堤用目看，
天空架起高压线，
沿河建起扬水站，
又能排涝又能灌。
条条大河似银龙，
道道大堤似长城，
座座大桥似彩虹，
条条大路宽又平，
块块土地平如镜，
行行树木绿葱葱。
看得我两眼直发愣，
站在那里不想动。

甲：你站在那儿光愣神儿，
得什么时候进家门儿？

乙：下了大堤往西走，
眼看到了大路口。
渠边栽满了垂杨柳，
钻天白杨直拍手。
我捧起渠水尝一尝，
就好象吃了白砂糖。
幸福渠边站一站，
滴滴泪水砸脚面。

甲：你家乡一片新面貌，
为什么你又把泪掉？

乙：看现在，想从前，
满腔怒火胸中燃。
我想起那年闹大旱，
穷苦人家吃不上饭。
树上的叶子全捋光，
饿得人走路扶着墙。
地主趁机把债要，
逼得我爷爷上了吊。
父母领我们去逃荒，
妹妹饿死在大路旁。

甲：旧社会你的家乡多苦难，
不是淹来就是旱。
只因头上有三座山，

反动派祸国殃民罪滔天。

乙：春雷一声震天涯，
老碱窝里红旗插。
人变地变面貌变，
丰收景象望不到边。
我东边看，西边瞅，
一时不知往那儿走。

甲：认不清道你就问，
别在道上光纳闷。

乙：我站在道边正发愁，
后边来了个大“铁牛”。

甲：你快向“铁牛”招招手，
让司机带你一块儿走。

乙：拖拉机开到我身边，
开车的还是个“半边天”。
我仔细打量这个人儿，
看得我两眼直愣神儿。

甲：女的能开拖拉机，
如今这事不稀奇。

乙：走上前去仔细看，
好象在哪儿见过面。
她身穿蓝色工作服，
我越看这人越面熟。

甲：面熟你就快说话，
别让人说你架子大。

乙：我正要张嘴把话说，
“铁牛”一下住了车。
她喊我一声张二宝，
我才看出是俺嫂。

甲：真碰巧啦！

乙：俺嫂说：“咱们家乡变化大，
耕地耙地机械化，
好多妇女当机手，
我也能开着“铁牛”遍地走。
咱妈也不在家中坐，
她在机房看电磨，
又碾米，又磨面，
再不抱着碾棍转。”

甲：如今男女都一样，
同为革命献力量。

乙：俺嫂跟我这么一说，
乐得我心里象开锅。
俺嫂叫我车上坐，
“哐”地一声开了车。
公路旁边是果园，
风吹果香到车前。
金黄的鸭梨个头大，
串串红枣树上挂。
红红的苹果圆又圆，
越看心里越觉甜。

甲：老碱窝，换新装，
你家乡变成花果乡。

乙：拖拉机朝前开，
看得我两眼直发呆。
瞪着大眼使劲瞅，
越看心里越别扭。

甲：又别扭什么？

乙：记得俺家就在西坡根儿，
怎么这儿没了村儿？

甲：树木一片连一片，
也许是果树影着你看不见。

乙：俺嫂说：“因为在这儿把河挖，
咱村迁建搬了家。
政府拨给砖瓦和檩梁，
兄弟社队来帮忙；
也不吃，也不扰，
房子盖得还挺好。

甲：阶级友爱情谊重，
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乙：拐过弯去向北看，
前边有新房一大片。
一条大街还挺长，
两边都是新砖房。
墙上有批判专栏、黑板报，
评法批儒搞得好。

俺嫂冲我一扬手，
说前边到了家门口。

下车一看锁着门儿，

甲：准是家里没有人儿。

乙：俺嫂领我上大队，
队上正开批林批孔会。

有个老太太把言发，
我临近一看是俺妈。

甲：大娘正在做批判，
你可别去给打断。

乙：我妈说：“林彪、孔丘一路货，
要“克己复礼”开倒车。
反动派一心搞倒退，
妄想让我们再受二茬罪。
我们坚决不答应，
要把孔孟流毒全肃清。

甲：批林批孔烈火燃，
贫下中农斗志坚。

乙：这时走来李二叔，
他是俺队的老支书。
我过去就把二叔叫，
二叔见了我哈哈笑。
“二叔，我这十年没回家，
家乡变化可真大。”
二叔说：

“老碱窝里换新貌，
全靠党的好领导，
老碱窝里换新装，
全靠毛主席来导航。
不过咱，万里长征刚刚迈开第一步，
还要继续革命闯新路。
要知道自己的长和短，
咱比大寨差得远。
革命生产还不行，
咱还要学习何横城。
要为国家多贡献，
还要大干和苦干。

甲：根治海河改江山，
黑龙港流域换新天。

乙：看现在，想从前，
新旧社会两重天。

甲：看现在，想从前，
党的恩情说不完。

合：亿万人民齐歌唱，
歌唱中国共产党，
千社万队舞红旗，
万岁万岁毛主席！

壮志凌云

(西河大鼓联唱)

姽县文化馆

(念) 红日初照彩霞飞，
打井架旁歌声脆。
钢铁姑娘创大业，
战天斗地显神威。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西河大鼓联唱：“壮志凌云。”

合唱：滹沱河畔有个红荆庄，
这庄上有十个姑娘真是强。
双手托起半边天，
创出的奇迹一桩桩。
这一次成立了姑娘打井队，
为实现水利化添力量。
数九隆冬，腊月天，
大雪盖地白茫茫。
北风凛冽天寒冷，

姑娘们在孙家老坟上竖起了井架摆
战场。

甲组：你别看，

乙组：割麦摘棉咱是能手，这打井技术可
外行。

甲组：打拐必须使匀了劲，

乙组：上大轮更要有胆量。

甲组：万里长征也要从头起，

众：我们心红胆壮志如钢，
胸有朝阳永向前方。

甲组：夜色漆黑不见掌，

乙组：高高的大轮来回晃。

木板上结着一层冰，

众：简直好象滑冰场。

甲组：初上大轮心里跳，

乙组：头晕目眩太紧张。

甲组：一不小心踏空了脚，

众：几次跌倒在大轮上。

甲：她们排除万难刻苦磨炼，

众：百折不回斗志昂。

十天练习见功效，

登起大轮飞一样。

甲：十姑娘很快突破了技术关，

众：十天深锥二十丈。

甲：昼夜奋战成绩大，

党支部把她们来表扬。

这一天突然遇上了岩石层，

众：这可难住了十姑娘。

一天两天没进度，

她们晚顶群星早披霜。

三天的进度没五寸。

丙：这一天，这一天走来了孙三洋，他
围着井架转一遭，把眼一眯就开了
腔：

丁：自古以来，

没见过姑娘们打过井，

论老理一开锥女人们不许过井旁。

常言道：

女人上船船就翻，

女人下井井塌方。

白：我劝你们快收摊吧，万一出了事，
后悔可就晚喽！

众：姑娘们一听气炸了肺，
说出话来又清又脆又清又脆嗒嗒嗒
嗒好象是放机枪：

乙：孙三洋，

你整天东走又西串，

丙：赶集上市你贩猪羊。

干集体活不起劲，

甲：散布“妇女无用”论，你那孔孟之

道的破烂货，

众：早已扔进了垃圾箱。

甲：你睁开眼睛看一看，

众：我们新时代的妇女，

挺起胸，头高昂，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革命红旗高举，

敢教那高山顶上出平湖，

黄沙丘引出清泉塘。

甲：要冲破男尊女卑的铁枷锁，

众：孔孟之道一扫光。

(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甲：孙三洋，你听着：

众：顽固下去，没有你的好下场。

丙：孙三洋，

灰溜溜的回村去，

合：姑娘们围着井架论短长。

甲：两种思想两条线，

咱们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

合：今晚上咱要连夜作战，

锥不透岩石层，决不下战场。

甲队：这一夜，乌云密布北风急，

大雪盖地白茫茫。

乙队：刹时间，平地积雪半尺厚，

众：姑娘身披雪花斗志昂。

抬头看，

在村头时隐时现闪光亮，

合：原来是，老支书，

肩挑炭火走得忙。

轮唱：炉中火呀，闪闪亮，

烈焰腾腾暖洋洋。

火熊熊啊，亮闪闪，

照得姑娘们心里亮堂堂。

身上暖啊，心里亮，

老支书的话儿情意长。

乙：姑娘们说：

“孙三洋来说破坏话。”

我已查清他们搞的这些鬼名堂。你们可知道孙三洋，在旧社会，他是孙老财家的狗腿子，帮着地主干了不少坏勾当，自从斗倒孙老财，他还偷偷到他家里去帮忙。

孙老财利用孙三洋这个传声筒，宣扬男尊女卑、“妇女无用”论，造谣破坏耍花枪。

明天召开批判会，
揭穿他的鬼心肠”。

众：“咱要给他们个颜色看，

地下就是钢铁也要锥它个透心凉。”

甲队：泰山压顶不弯腰。

乙队：那怕敌人放冷枪。

合：迎着风暴向前进，
革命的热火炼纯钢。

白：“支书你放心，我们决心排除万难，
锥透岩石层，为革命多做贡献。”

甲：“好！我也和你们一起战斗！”

乙：老支书“打拐”浑身劲，

合：姑娘的号子声传四方。
支书的鼓舞象及时雨，
顿时浑身添力量。
战斗豪情满胸怀，
誓为革命献力量。
姑娘们登起大轮云中走，
战斗的歌儿随风扬。

甲队：轮飞转，打拐忙。

乙队：轮飞转，打拐忙。

合：打锥的声音，
叮当响，响叮当，
当当叮叮，叮叮当当，
直个劲的响叮当，
汗珠串串挂脸上，
打井的姑娘志刚强。
山山水水来助战，
天上的明月把灯掌。

昼夜奋战成绩大，铁锥磨去半尺长。
满身雪花，浑身汗，
送走明月迎朝阳。
这天锥透了岩石层，
一直深锥四十丈。
机井哗哗喷清泉，
欢乐的歌声四处扬。
这天正是除夕夜，
鞭炮齐鸣震天响。
这胜利消息传万家，
党支部把红旗挂在井架上。
县革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
号召妇女们学习十姑娘。
一年来，十姑娘打井整十眼，
迎来了麦浪滚滚闪金光。
干部社员都把她们称赞，
十姑娘不骄不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向前方！

沙 村 苹 果

(相 声)

香河县 李和田

甲：你吃过苹果吗？

乙：谁没吃过苹果呀！

甲：你也吃过？

乙：当然啦！

甲：你可吃过我们沙村的苹果吗？

乙：沙村苹果？

甲：啊。

乙：有什么特点？

甲：不是一般的苹果呀！

乙：哦！

甲：它最大的特点是红色的。

乙：对啦！青的那是还没熟透哪！

甲：你说我们沙村的苹果为什么那样红？

乙：不知道！

甲：因为它扎根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

乙：噢……

甲：享受着充足的阳光雨露，开的是大寨之花，结的是三大

革命胜利之果呀！

乙：嗯，这样的苹果一定是又香、又脆、又甜哪。

甲：那当然。

乙：是的！

甲：解放前的沙村是：处处荒沙岗，连青草都不爱长，蒺藜狗子爬满地，就是不收粮。人人没笑脸，户户住破房，穷人吃不饱，地主狠如狼。人也穷地也荒，甭说吃苹果呀，连个酸枣也吃不上啊！

乙：就是嘛！

甲：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毛主席教咱们出苦海，咱世代不能忘啊！

乙：对呀！

甲：解放后，我们斗倒了地主杨拉子……

乙：杨拉子？

甲：姓杨叫拉子。这家伙过去专门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吸尽了穷人的血汗，他是又狠又毒，所以大伙都叫他拉子。哎，这拉子你见过吗？

乙：知道。专爱趴在苹果树上，混身上下绿巴油油，刺拉嘎叽，有的地方叫“混混儿”，还有的叫“八角子！”

甲：对，这东西个儿小毒性大，善于隐蔽，趁你不注意，它就给你来一下子……

乙：对，毒性是不小。

甲：我们沙村的这个杨拉子毒水更多，一遇时机它就蠢蠢欲动。

乙：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时刻做着复辟的迷梦。

甲：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大队党支部决定在村西那片还没有改造好的荒沙滩上建立一个苹果园，既能生产又能防风，对农田也有好处。

乙：太好了！

甲：好是好哇，可谁知道那苹果是怎么长的呀？

乙：树上长的呀。

甲：是啊，土里长的那是白薯！

乙：瞎！

甲：我还不知道是树上长的，我说的是那苹果树是怎么培育的？

乙：去人栽呀！

甲：叫谁去？

乙：叫……我哪知道哇！

甲：这个工作困难多，条件差，又没经验，派谁去呀？叫你去行吗？

乙：我哪儿行啊！

甲：可沙成林同志就行。

乙：沙成林？

甲：对！五十多岁，老贫农，他是我们大队的党支部委员，这个任务是他主动向支部提出来的。

乙：真是敢于抢困难挑重担，不失贫下中农的本色呀！

甲：党支部立即决定派沙成林同志担当这个任务，贫下中农拍手叫好！沙成林同志肩负着党和贫下中农的重托，带领我们九名队员来到村西大沙滩。

乙：好！这果园就算建起来了。

甲：建起来了？！

乙：没问题！

甲：有问题！

乙：怎么？

甲：树栽上没几个月就死了三十多棵。

乙：哟，怎么回事？

甲：你不是说没有问题了吗？

乙：是呀。

甲：那树怎么死的？

乙：可说呢。

甲：什么叫可说呀！

乙：那……到底是怎么死的？

甲：经过我们分析研究，认为小树刚栽到沙滩上有点不适应，我们在管理上也还缺乏经验。

乙：对，这是个新事物嘛。

甲：同志们都为小树死了觉得可惜，可却有人感到欢喜。

乙：谁呀？

甲：杨拉子！

乙：是这小子！

甲：阶级敌人在阴沟里吹出一股冷风，说什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天爷赏给你半饱儿，就甭想吃个肚儿圆。”

乙：真恶毒！这分明是想把沙成林从沙滩上挤回来。

甲：你别说，他还真回来了。

乙：啊！回来了？

甲：是老支书把他叫回来的。

乙：回来干什么呀？

甲：召开了支委会，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经过分析，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召开社员大会，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坚决刹住这股妖风。

乙：对！这是大事。

甲：第二天，沙成林在大会上第一个发了言。他说：“同志们，咱们沙村这几年的变化，是由于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话，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阶级敌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想拉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

乙：对！

甲：我们今天的沙村是斗出来的，阶级敌人要破坏，那来吧！我们准备世代斗下去，直到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

乙：说的好！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

甲：我说：“我也说两句儿。”

乙：你怎么说的？

甲：有人说我们吃的饭是老天爷赏给的，这是让我们信天由命，他那纯粹是胡说带八道！

乙：你这是什么词呀？

甲：沙成林说的好，我们不信命，不靠天，就凭咱这一颗红心两只手，定叫沙滩变果园！

乙：人家这才是革命的豪言壮语哪。这回离吃苹果就差不多啦！

甲：早着哪！沙成林为了摸清小树生长的规律，一天到晚长在果园，他给这棵小树挂个牌牌儿，给那个小树挂个布条条儿，早上看，晚上看，半夜起来还是看。

乙：半夜还看？

甲：他就睡在那儿呀！

乙：睡在沙滩上？

甲：我们那儿有房。

乙：沙滩上哪儿来的房呀？

甲：我们自己盖的。

乙：大队给拨了多少款？

甲：一分没用。

乙：那你们拿气儿吹房子呀？

甲：干嘛拿气吹呀！沙成林说：我们有党的领导，贫下中农的支持，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什么奇迹都创的出来！经过大家的努力，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乙：啊！什么房子呀，这么快？

甲：红心房。

乙：噢，红砖新房！

甲：红心房！

乙：不是红砖新房吗？

甲：一块砖没有。

乙：那怎么个红新房啊？

甲：就地挖个坑，把取出来的土在周围拍成土墙，砍了点树枝树杈往上一架，老沙把他们家西屋铺的那领炕席拿来往上一蒙，用土周围一压……

乙：这叫红新房啊？

甲：没有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是住不了这种房的。

乙：噢……

甲：老沙值第一个班儿，他把铺盖往里一放，虽然里头热点儿，可他却觉得很舒服。他说：“这比当年给地主杨拉子家扛活睡羊圈那会儿强多了。”

乙：不忘过去的苦。

甲：有一天晚上，沙成林正值夜班，他越睡越觉得浑身凉嗖嗖的，他还纳闷呢，怎么今儿晚上这屋这么凉快呢……
哎呀！快起来吧！

乙：怎么啦？

甲：房盖都让大风给刮跑啦！

乙：嗨！

甲：紧接着霹雷闪电，大雨倾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坑里的水就满了。看一看，被窝也湿透了，枕头也漂起来了。

乙：那就快跑吧！

甲：往哪儿跑？

乙：往家跑哇！

甲：他想，这沙滩就是我的家，这小树是我们亲手培养起来的！电闪雷鸣阻挡不了我们改变沙滩的决心！沙成林冒着狂风暴雨，头顶霹雷闪电，两眼注视着前方……（唱）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

乙：怎么还唱上了？

甲：这是他心里在唱。他决心以杨子荣为榜样，刀山火海也敢上，雨再猛，风再狂，革命路上无阻挡！

乙：这精神真可贵。

甲：沙成林坚守岗位，继续护林。我们小分队全体同志也都冒雨赶来了。这时候风停了，雨小了，天也亮了，大伙再一看这小树呀……

乙：怎么样？

甲：有趴着的，有卧着的，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折了半截的，还有没了叶的。

乙：哎哟！

甲：（抽泣声）

乙：谁哭啦？

甲：我哭啦！我说：“沙大爷，这小树……”

（向乙）哭什么！没出息！”

乙：……

甲：“别看暴风雨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场面，这正是对咱们的鼓励！”

乙：啊！有这么鼓励的吗？

甲：“是鼓励咱们迎着困难继续前进嘛！”

乙：噢。

甲：“小树刮倒了算什么，这比起大寨贫下中农几次重建家园来，我们这又算的了什么呀！”

乙：对呀！

甲：沙大爷带着我们顶着小雨儿，把小树一棵棵扶的扶，补的补，刨坑的刨坑，培土的培土……

乙：当时补栽哪来的那么多树秧子呀？

甲：要叫你就没办法了，叫我也没辙了。可是我们沙大爷就站的高看的远，当初栽树的时候，人家就在铺西面朝阳背风的地方“假植”了一片树苗。

乙：什么叫假植？

甲：就是单栽一片儿，为了补苗用的。

乙：嘿！有远见。

甲：没过几年再看我们这片果树，嘿！一个个枝强叶儿绿，迎着朝阳在微风中摆动，真象是边歌边舞……

乙：这回就快吃苹果了吧？

甲：吃不了。

乙：怎么？

甲：没有！

乙：没有？

甲：挺壮的树就是不结苹果。

乙：怎么回事？

甲：让你气的！

乙：碍着我什么了？

甲：你总在一边说现成话嘛！

乙：我这是替你们着急。

甲：沙成林比你着急哪！见天围着树转，“怎么就不结苹果呢？”

乙：是呀！

甲：为什么不结呢？你说为什么？

乙：我哪知道哇！

甲：你不知道谁知道？

乙：谁知道就问谁去吧！

甲：对，谁知道就问谁去！第二天一早老沙连饭也没吃，拿了几个馍馍骑上车就跑了。

乙：上哪儿了？

甲：红星农场。

乙：应该去学习学习。

甲：来到农场下车一看，这儿的苹果树跟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呀，也是这么高……

乙：他们那树上结苹果了吗？

甲：一抬头，哟！黄澄澄，金灿灿，滴里嘟噜一串串。

乙：嚯！结这么多呀？

甲：快看！那边树杈都压弯了，老沙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他现在就好象站在沙村的苹果园里……

乙：都着迷了。

甲：看着看着，他忽然抱住一个大苹果……

乙：哎！

甲：没咬，先亲热亲热！

乙：太激动了。

甲：他这儿正看得出神儿哪，从那边走过来一个人儿。“哎，这不是老沙吗？”

乙：谁呀？

甲：农场技术组的组长老严头。

乙：噢，他们早就认识？

甲：“找你取经来了！”“不客气！”俩人手拉手，肩并肩，围着林场前后左右这么一转，然后坐在树下，一谈就是大半天，到晚上，又谈了半宿。

乙：真够热情的。

甲：老沙高兴极啦，他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脸朝里，一会脸儿朝外，一会儿脸朝上，一会儿又爬起来抽袋烟。

乙：睡不着哇！

甲：“……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乙：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甲：对，对对，光懂得了理儿还不行，还得要通过实践……

乙：那是。

甲：“怎么啦？老沙！”“没什么，我是想明天我得实践实践。”“对！是得让你先在这儿剪几棵试试。”“太谢谢你们啦！”“没什么！”“那咱们快睡吧！”“别睡啦！”“你再睡一会儿吧！”“我不睡了。”“你看，你看……噢，我也别睡了。”

乙：怎么啦？

甲：天都亮啦！

乙：一宿没睡。

甲：沙成林通过学习实践，回来就带着我们把果树都修剪了。

乙：哎，这回就等着吃大苹果吧！

甲：嗯，怎么我听你这话跟我们村那吹冷风的人说的一样啊？

乙：啊！

甲：剪枝的第二天就有人说：“这回就等着吃大苹果吧，没瞧都给果树推小平头儿了吗！

乙：喔？

甲：“挺好的树没事瞎鼓捣，白搭了几年穷功夫！”

乙：这话里可有毒哇！

甲：沙成林不听那一套，带领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乙：对！

甲：我们继续修剪果树。

乙：对！

甲：把病虫枝剪掉！

乙：对！

甲：把疯枝子剪掉！

乙：对！

甲：把开的花掐下来！

乙：不对！

甲：怎么啦？

乙：把花儿掐下来还怎么结果呀？

甲：你不懂，有的地方花儿开得过密，都挤在一起，结出的苹果个儿也大不了，把花儿太密的地方适当地掐去几朵，结出苹果当然个就大。

乙：噢！

甲：再说结合掐花儿还可以做人工授粉。

乙：人工授粉？

甲：把掐下来的花蕊上的花粉，用毛笔蘸下来，再抹到树上的花蕊上，这样就能保证树上的花儿全座果儿。

乙：对，这样就能少出荒花儿。

甲：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经过了八年的精心培育……

乙：这回……

甲：你说怎么样？

乙：这回我先不表态。

甲：沙成林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站在烈日下，走在风沙中，在给果树做人工授粉的时候，他也是手拿毛笔，心似蜜甜，一朵，一朵，真是：

冉冉红日映丹心，

花团锦簇满园春；

彩笔精工勤点染，

硕果飘香满沙村。

乙：哎呀！可结果了。

甲：你怎么知道的？

乙：我……我听你那首诗的意思……

甲：真结苹果啦！

乙：看怎么样！（向观众）

甲：当苹果熟了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了果园。

乙：都得乐呀！

甲：沙成林显得格外高兴。他摘下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捧在手里，仰望着北京，心潮滚滚，无比激动。他说：

“同志们！旧社会咱们穷人当长工，新社会当了主人翁，苦尽甜来不忘本，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乙：说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

甲：贫下中农个个喜笑颜开，这时候我也一伸手摘下一个大个儿的苹果，沙大爷！您先尝尝吧！

乙：沙成林应该尝，贫下中农都应该尝，我也……

甲：有你什么事？

乙：我也替你们高兴啊！

甲：大家都高兴，在老沙的倡议下，我们把沙村第一批苹果，卖给了国家，用换回来的钱，买了农业机器、化肥和农药。

乙：林业支援农业，太好啦！

甲：又有人煽风了，说：“苹果卖给国家价码小，不合算！”

乙：这是谁说的？

甲：还说：“往后咱要多栽果树，少种庄稼，树多钱就多。”

乙：这话不对！

甲：沙成林说：“这是想拉我们走邪道！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苹果一定要卖给国家，决不能以钱为纲！”

乙：说得对！

甲：煽风的是谁？

乙：……不知道。

甲：我知道！

乙：谁？

甲：杨拉子！

乙：又是他？批斗他！

甲：对！通过对阶级敌人的揭发批判和斗争，使我们更加心明眼亮，斗志昂扬，大伙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们一定巩固成果，继续前进！千条线，万条线，我们坚决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千条道，万条道，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我们沙村广大贫下中农就是敢想敢干，我们不靠天，不信命，不信神，不信鬼，不怕雷，不怕雨，不骄不躁，不后退，不怕浪打冷风吹，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走定啦！

乙：对！你们的果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险风恶浪，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甲握手）

甲：运送苹果那天，我们的大车排成了队，我和沙大爷赶一辆车。车装好了，我说：“沙大爷，让我赶赶吧！”

“好哇！小伙子，你赶吧！”我抄起鞭杆子，心里一高兴，就唱上啦！

乙：你怎么唱的？

甲：（唱电影“青松岭”插曲）长鞭哎，一甩吔，叭叭地响哎，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海哟……

乙：这歌儿放这儿还挺合适！

甲：哪儿，驾！（接唱）要问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

道奔前方哎，哎哟喂，
乙：哎哟喂，
甲：哎哟喂，
乙：哎哟喂，
合：哎嗨哟喂，哎嗨哟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
嗨哟……
甲：哒哒哒……
乙：怎么啦？
甲：大车跑起来了！

战 沙 荒

(相 声)

石家庄市 张世州 业兴旺

乙：好久不见，您干什么去了？

甲：我打仗去了。

乙：打仗去了？

甲：是啊，打仗，也就是参加战斗。

乙：这我懂。我问你参加什么战斗？

甲：战沙荒！

乙：噢！在珍宝岛大战新沙皇。

甲：在郊区万家营大战老沙荒。

乙：啊！老沙皇？

甲：比老沙皇还要老。

乙：那是什么沙皇？

甲：那是高的高来洼的洼，出门一片白花花，不见庄稼不见树，长几棵小草黄塌塌，黄塌塌，稀拉拉，大风一刮就搬家。

乙：沙荒地呀！

甲：你说是不是比老沙皇还老？

乙：是够老的啦！

甲：去年冬天，我就到万家营去了一趟。

乙：去战沙荒了。

甲：首先，我找到了党支部副书记生产大队长万铁柱同志，请他介绍一下情况。

乙：噢。

甲：大队长说：旧社会的万家营，贫下中农祖祖辈辈都受穷。岗上的好地地主霸占，逼得穷人去讨饭，沙土窝里开点荒，还得看老天帮不帮；碰上那年收成好，种一葫芦打两瓢。

乙：要是收成不好呢？

甲：种一葫芦收把草！

乙：颗粒不收哇？

甲：弄不好连草也捞不着！

乙：真是太苦了！

甲：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家营的贫下中农，学习大寨方向明，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艰苦奋斗往前闯，自力更生显神通，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人争当老愚公，誓叫沙滩献粮棉，丰收喜报送北京。

乙：干劲真不小！

甲：大队长这一介绍，我深受感动，决心到现场参加劳动。

乙：向贫下中农学习。

甲：第二天，六点半我就起了床，马上去找大队长。我到门口一看，还好，门关着呢。

乙：在家里。

甲：（叫门）大队长！大队长！（学大娘声音）“谁呀？来了，来了！”

乙：女队长呀？

甲：哪呀，大队长他妈出来啦。

乙：队长呢？

甲：早在四点钟就上沙滩了。

乙：队长真是以身作则。

甲：我到沙滩一看，那真是：红旗招展，歌声震天，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抬的抬来担的担，推的推来搬的搬，几百辆小车拉的欢，我赶紧抢了把大铁锨。

乙：你抢铁锨干嘛？

甲：挖沙装车，把沙地闹平呀。

乙：对，先平整土地。

甲：我拿过锨来一挖，哎哟！

乙：怎么啦？

甲：这有块大石头。

乙：你搬呀！

甲：我搬不动。

乙：有多大个儿？

甲：看不清楚。

乙：那怎么办呢？

甲：在这时候，大队长过来一看，笑了。说：“老张同志，别着急，有办法”，转身取来了铁锤钢钎，说“你扶住，我来打！”

乙：把石头打开。

甲：我说：“大队长，你扶住，让我来试试。”

乙：好。

甲：（猛举大锤，又慢慢落下）

乙：怎么你不打呀？

甲：不行，我这锤下去没准，怕打着队长的手。

乙：那队长怎么说？

甲：队长说：“没关系，你就练习练习吧。”

乙：队长的风格可真高啊！

甲：别练啦，大队长，还是我扶着您打吧。

乙：这还差不多。

甲：大队长前腿弓，后腿绷，眼盯钢钎使足劲，十二磅的大锤举空中（打锤）嘿！嘿！嘿！

乙：打透了！

甲：大队长说：“你看这沙土和雪都冻了有一尺多厚了。”

乙：就这么个大石头啊？！真够厚的。

甲：它再厚也难不住万家营的贫下中农。只半天工夫，就平整了十多亩地。

乙：成绩真不小。

甲：通过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是从大队长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東西。

乙：那您给介绍介绍。

甲：咱就说大队长万铁柱同志吧，那真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科学安排，掌握全盘；地冻天寒，棉袄不穿；推车拉土，打锤掌钎；哪里困难，在哪出现；苦干巧干，社员称赞。

乙：真是个好带头人！

甲：在大队长的带领下，社员们团结战斗，个个争先。你看那队里的民兵——

乙：民兵怎么样？

甲：民兵组成突击班，劳动竞赛跑在前。银锄飞舞如闪电，小车装得象座山。沙滩当战场，工具是刀枪，干活就象把敌歼。一边跑来一边喊，又劳动来又宣传。

乙：好嘛！那真是生龙活虎干劲冲天。

甲：（喊号子）同志们加油干哪！

乙：咳呀！

甲：不怕流大汗哪！

乙：咳呀！

甲：学愚公搬大山哪！

乙：咳呀！

甲：为革命多贡献哪！

乙：咳呀！

甲：（喊号不停，拉车不停）

乙：你没完啦？

甲：拉革命车永不松套嘛。

乙：那倒是。

甲：你再看队里的女社员，

乙：女社员怎么样？

甲：知识青年张秀兰，两条辫子头上盘，土筐装得尖又尖，扁担压得弯又弯，一边挑土一边唱……

乙：唱什么？

甲：唱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哪！

乙：嘿！真够棒的。

甲：你再看看我。

乙：你怎么样？

甲：向队长和贫下中农来学习，浑身上下添力气，拉起车来我就跑，哎哟！

乙：怎么啦？

甲：我不拉了。

乙：拉不动了？

甲：哪呀，还没装车呢。

乙：拉空车呀？

甲：我不是太着急吗！

乙：你急什么呢？

甲：我怎么能不急呀？社员已经干了半天啦。我赶紧装好土，拉起就走。

乙：哎！你等等，拉土干什么？

甲：这叫以土压沙，沙地上没好土能长庄稼吗？

乙：噢。哎！（又拦住甲）到哪儿拉土呀？

甲：南边岗子上。

乙：（再拦住甲）哎，有多远哪？

甲：我说，你还让我干活吗？

乙：我是想问问，一共有多少沙滩地，地上要垫多少土？

甲：大队长说，两千多亩地，全要垫上一尺多厚。

乙：好家伙，那任务可够大的了。

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万家营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

就是有一股冲天干劲，他们在征服沙荒地的战斗中，与天斗——

乙：不怕风雪严寒！

甲：与地斗——

乙：要叫沙滩献粮棉！

甲：与人斗——

乙：戳穿敌人的阴谋！

甲：与车斗——

乙：要把小车斗——斗小车干什么？

甲：不斗不行啊。

乙：没听说过。

甲：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对我们改造沙滩千方百计地破坏。村里有个富农分子嘴里喊着多装快跑，背地里却把他的车厢偷偷地改小，底板上弄开三条缝，还捅了两个大窟窿，车拉到了，土也漏完了。大队长万铁柱同志发现这个问题，领导群众，对这个坏家伙进行了现场批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激起了贫下中农的无比愤恨，有人当场就要砸他的小车。

乙：对，砸了他的小车！

甲：砸了小车就能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罪行？！就能提高人民的阶级斗争觉悟？！

乙：那……

甲：大队长说，把小车放到阶级教育展览室，使大家认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乙：好。

甲：通过革命大批判，干部、社员们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
你看那五十多岁的张老宽，硬往民兵队里钻，真是人老骨头硬，干劲赛过小青年。

乙：越活越年轻了。

甲：六十多岁的赵老三，修理工具他包干，脚不停、手不闲，修理了小车修铁锨，队长催他去休息，他挪了个地方接着干。

乙：真是人老心红啊。

甲：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挑来两个大水罐，说：“孩子们，歇会儿吧，喝碗水再干。”

乙：怎么这个声儿呵？

甲：“大娘上了岁数啦，重活呀，我也干不了，给你们送点开水，也算给治沙荒呀做点贡献。”

乙：好啊！老英雄全上阵了。

甲：经过了几十天的艰苦奋战，把千年沙丘改造成了大片良田。

乙：这一仗打得不错，该休息一下了。

甲：不能休息。

乙：为什么？

甲：大队长万铁柱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旱涝保丰收，还必须多打水井。”

乙：打井？那好办。请机井队来，大机器一开，几天就是一眼。

甲：就那么简单？

乙：那有什么复杂的。

甲：全国都在学大寨，到处都在打水井，光靠打井队能行？

乙：那就等些日子。

甲：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能等吗？

乙：那怎么办？

甲：大队长有办法。他说，天大旱，人大干，夺取丰收不靠天，依靠群众办水利，艰苦奋斗代代传，自力更生创大业，土法打井找水源。

乙：真是处处不忘艰苦奋斗，事事着眼于自力更生啊。

甲：队长井口来指挥，劳动号子喊得欢。

乙：劳动号子，你能不能给学一学？

甲：那你得给帮个忙。

乙：可以。

甲：（唱号子）紧握手中棒哎，

乙：（接唱）使劲往下夯哎。

甲：哟！有两下子。

乙：你唱紧握手中棒，我还不使劲往下夯吗？

甲：好，咱接着来。

乙：错不了，来吧！

甲：（唱号子）万众一条心哪，

乙：（接唱）越打井越深哪。

甲：（接唱）已经三十米呀，

乙：（接唱）眼看就打到底呀。

甲：（接唱）多深才出水呀？

乙：（接唱）我——我心里没有底儿呀。

甲：你心里没底儿，大队长有底，他说由于前两年遇上了特

大的干旱，在四十米以下才能找到水源。

乙：真够深的。

甲：你听，出水啦。

乙：我怎么听不见呢？

甲：你使劲听。

乙：好（作听状）。

甲：（唱豫剧曲调）清清的水翻银波，千年的沙荒可有了小河，哗哗啦啦的流不尽，好似流进俺心窝，社员们个个乐呵呵，社员们个个乐呵呵！

乙：好！好！（鼓掌）

甲：这回你听见啦吧？

乙：听见啦。

甲：听见流水声啦？

乙：我听见你唱啦，

甲：我这是学女社员张秀兰唱的。

乙：真是歌声如流水呀。

甲：你听，她还在唱哪。贫下中农学大寨，学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遍地开。队长举纲抓路线，抓路线，革命生产巧安排，巧安排。崩咚呛！

乙：这是干嘛？

甲：这是我在浇麦改畦。

乙：吓了我一跳。你也学会改畦啦？

甲：跟大队长学习的。经过了几个冬春的艰苦奋战，老沙荒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大家把征服沙滩看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战沙荒中，写下了壮丽的诗

篇。

粮食亩产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今年又出现了亩产两千斤的高产田。

乙：好嘛！一亩地就打一吨多！

甲：（唱）

千年的沙荒变了样，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的粮食堆成了山，拖拉机乐得把歌唱，歌唱党的好领导，歌唱人民公社强。歌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光芒。崩！崩！崩！

乙：这是怎么回事？

甲：大队长带领社员们，开着拖拉机，把最好的粮食交国库啦。

乙：好啊。

渡 口

(快板书)

、 邱县 常志

(根据同名戏剧改编)

晚霞瑞彩照山川，
群山峻岭起连绵，
蔚蓝的天空白云点，
衬托着山村美景多壮观。
在山脚下，有一条长河似飘带，
潺潺的江水滚滚东流接青天，
滔滔江水翻波浪，
似野马脱缰掀巨澜，
一泻千里奔腾急，
哎！江心飘来一只船。
嘿！过激流，闯险滩，
绕暗礁，巧周旋，
只见一位姑娘把船摆，
劈风斩浪似箭穿。
你看她，拉开丁字步儿，
两脚站船舷，

稳稳把舵撑，
双桨轻轻点。
小船划破千层浪，
风波浪里稳如山。
撑船摇橹象位老渡工，
可是年纪只有十二、三。
身上穿，粉红的衬衣天蓝的裤儿，
红领巾飘在胸前多鲜艳；
腰系一条武装带，
报警的螺号挎在肩。
脑门儿上留着齐眉穗儿，
红头绳把小辫儿扎两边，
好象一对红蝴蝶儿，
迎风一摆，扑楞楞的直忽闪。
水灵灵的大眼多明亮，
滴溜溜的乱转，透着天真活泼和乐观，
能把万丈海底来看穿。
您要问这是哪一位？
这就是老渡工张大爷的小孙女，
红小兵队长叫水莲。
她从小跟爷爷在一起，
练成了浪里蛟龙云中燕。
能划桨，能撑船，
能把舵，能使帆，
水上的功夫样样全。

她年纪虽小志气大，
要做雄鹰学海燕，凌空展翅冲云天。
老爷爷革命道理常传授，
小水莲，毛主席的教导记心间，
时刻不忘阶级苦，
深感今日幸福甜。
阶级斗争永不忘，
头脑中紧绷着敌情这根弦。
今天她们参观完阶级教育展览放学早，
她又替爷爷来顶班。
这时候，江岸上走来一个人，
身背箩筐短打扮。
往脸上看，黄白面皮儿三角眼，
两腮没肉，又扁又长还又尖。
来到河边急着把船上，
压低了嗓门儿叫水莲：
“小姑娘，我要过江！”
“哎！——”
小船要靠岸还没靠岸，
这家伙“噌”地一下蹿上船。
水莲撑篙轻点水，
喇拉拉，小船似箭离江边。
这人毛手毛脚很紧张，
摇摇晃晃直打颤。
水莲看在眼里心纳闷儿，

劝他摘筐走上前：

“快把筐放下吧！背着站不稳！”

“不用啦，摘下背上的多麻烦。”

“嫌麻烦？来！我帮助你！”

“好！谢谢，自己来……”

他放下背筐四下看，

笑嘻嘻的叫声小水莲：

“小姑娘，真有两下子啊！”

“嗯！比我爷爷还差得远呢！”

“噢！就是刚走的那位老头儿？”

“对！趁着傍晚过人少，

爷爷回家去吃饭啦。

（白）哎——！你怎知道我爷爷刚走？”

“我……坐在高坡儿全看见啦。”

“哪——你来到渡口为啥不过江啊？”

“嗨！走累了，歇歇脚，喘喘气儿，

休息一会儿抽了袋烟。”

说话间波浪翻滚船身动，

这家伙又把箩筐背上肩。

“哎！你怎么又背上啦？”

“嘿嘿嘿，你这小船不稳当，

万一来个底朝天，

我这一趟就全玩儿完啦。”

只见他鬼鬼祟祟用手护箩筐，

小水莲，不由得心里起疑团：

这人有点儿不寻常，
言语行动不一般。
为什么爷爷摆渡他不过江？
偏等我来才搭船？
上船时箩筐不离身，
江心浪大，箩筐也不离肩。
莫非他筐里有文章？
嗯！要警惕坏人逃进山。
水莲判断的一点儿也不错，
这个人是戴帽儿地主刘少山。
只因为文化革命大开展，
熊熊烈火遍地燃，
群众揭发猛开炮，
他浑身哆嗦心胆寒，
存心破坏搅混水，
反把蛛丝马迹现。
今天趁水莲撑船要混过江，
消赃灭证进深山。
他上了小船心暗喜：
“哼哼，只要我过了江，
就好比狐狸钻洞，夜猫子归山。
发动调查，嘿！叫你比大海捉鳖还要难。”
这时候，水鸟惊飞入云边，
乱云翻卷要变天。
江面起风昏又暗，

风卷巨浪打船舷。
水莲长篙一点劈风浪，
稳站船头多坦然。
刘少山又急又害怕，
缩在船尾胆战心惊，手忙脚又乱。
他心里想：“小丫头子真厉害，
遇事不慌，沉着老练，机灵勇敢。
她的手快眼又尖，
水上的功夫这么好，
要是被她识破了，那还不是，
罐里捉鳖——手拿把攥。”
又一想：“哎！怕什么，
小姑娘毕竟是人小力单，
万一露馅我就下手，
筐里有家伙保安全。”
水莲回头细打量，
刘少山神色紧张不自然。
脑袋四下乱寻找，
两只贼眼滴溜转，
煞白的脸皮儿象层窗户纸儿，
鹰钩儿鼻子又扁又尖直冒汗。
水莲一见心暗笑：
“怎么？害怕啦？”
“不……我是怕筐——”
“筐里有什么宝贝呀？”

“没什么，是点儿山葡萄——”

说着话他假装沉重一换肩，

嘿！这满满的一筐山葡萄，他怎么掂着这么轻啊？

“哎，人家都在抓革命，促生产，

你怎么有空儿采摘葡萄上高山哪？”

“队里放假啦，摘点儿这个，换俩钱儿，好打点儿酱醋，买点儿盐。”

“这么晚了上镇，回不来啦！”

“噢！晚上我就住个店，

这葡萄是新摘的，

趁新鲜好多卖俩钱啦。

哦！来！来一串儿尝尝鲜！”

“哎！新摘的葡萄为啥瘪又蔫？”

小水莲越看这人越可疑，

刘少山越来浑身越打颤。

水莲想：“不能把他放过江，

若跑了敌人是隐患。

（白）“你不用过江啦，

我们村就有收购站，

跟我回村最保险，

省的黑灯瞎火担惊害怕找麻烦。”

说着话，长篙一点转方向，

拨马而回急开船。

刘少山一见红了眼，

(白)“小姑娘，我有急事儿，摆过江去，
我给你十块钱！”

“呸！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一心向党不爱钱！
长篙在手眼明亮，
金银财宝买不转！”
小水莲猛然起篙一抬手，
刘少山蛤蟆翻身肚朝天。
哗啦啦，筐里的东西全扣个儿，
一个黑漆的金盒儿掉在脚前。
刘少山向前一爬伸手抢，
小水莲一个箭步“腾”！双脚踏住他的手腕，
这一下可真不轻，
“嘎吱”一声手腕子的脆骨给踹烂。
这家伙急忙往回缩，
刺溜溜，手背的肉皮捋掉一大片，
这块肉掉下来足有二两三。
小水莲打开盒子定眼看，
见一把短刀寒光闪，
还有国民党的委任状，
乌七八糟一大滩。
刀鞘上刻着“蒋中正”，
“啊——！好你一个狗坏蛋！”
刘少山狗急跳墙扑过来，

“噙”！抢去短刀逼近水莲：
“告诉你，咱们井水河水两不犯，
我过我的江，你开你的船，
常言道，疯狗翻脸可不认人，
不放我过江，我手起刀落你命就完。”
好水莲，英雄胆，
手握长篙巍然屹立稳如山。
双拳攥的嘎嘎响，
满腔怒火眼瞪圆：
“狗坏蛋，你瞎了眼，
今天想逃难上难。
晴天白日作美梦，
那是狗咬尿（音隋）泡一时欢！
走！跟我回村去交代，
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刘少山张牙舞爪猛一刺，
水莲轻轻一躲闪，
顺手牵羊抡长篙，
脚下来了个千斤拌，
回手用力一巴掌，
“啪！”“哎呀！”就听咣当格瞪嘴啃船。
刘少山一头碰船帮，
当时他的门牙磕掉了三对半，
嘴里跑风漏了气，
鲜血流了一大滩。

水莲紧跟又一脚，
嗖——！短刀落江中，
他的这个手腕儿也挂了残。
刘少山翻身爬起纵身就往河里跳，
想借水路来逃窜。

水莲挺立船头吹号角，

“嘟——”

螺号声声响连天。

刘少山一听号声更害怕，

回头看，见水莲跃入江中来追赶。

这时候，风卷巨浪劈头盖，

狂风暴雨搅成团。

风卷浪，浪花翻，

前浪起，后浪掀，

澎起水柱接上天，

落下来连成一大片，

一浪更比一浪宽。

巨浪狂风加暴雨，

江面潏潏漫无边。

小水莲，似海燕，

风里走，浪里钻，

轻如飞，灵如燕，

挥双手，俩腿弯，

脚一蹬，“噌”就游出了三丈远。

风大不如水莲斗敌的决心大，

浪险水莲擒敌志更坚。
她一个猛子紧追上，
双手抓住刘少山。
拽起后腿拖下水，
刘少山四肢失灵干叫唤。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直呛得眼冒金星鼻子酸。
他心里想：“这会儿我要是不拼命，
死不了也得被她抓上岸，
斗倒斗臭进牢监。”
想到这儿，他咬着牙，合着眼，
憋足了力气往上钻。
刚出水面还没睁开眼，
伸手就抓小水莲。
猛听得哗啦一阵水声响，
朵朵浪花往上翻。
就如同江面上炸响了重炮弹，
又好象山崩地裂出了喷泉。
直吓得波浪倒转向后退，
风消雨散化白烟。
喇啦啦，一道红光似闪电，
那是红色的领巾红衬衫。
刘少山使劲睁开眼，
“哎哟！我的妈呀！
今几个八成要完蛋。”

小水莲来了个海燕腾空龙出水，
双手按住刘少山。
这家伙脖子立刻就缩短啦，
脑袋里好象灌了铅。
“咚”地一声又被水莲按下水，
他嘴里吹泡儿，肚子进水，
咕噜噜噜好象抽水烟。
一起一伏象个大皮球，
大肚子鼓鼓崩崩溜溜圆。
他两手拼命抓，
水下难睁眼，
有心想逃命，
随浪打转，
不住的喘粗气，
江水嘴里灌，
刚要挺挺身儿，
水莲猛一按。
他耳朵进了水，
泥沙糊住眼，
两腿直抽筋，
双手全挂残，
嘴里吐白沫，
脑袋赛泥坛，
拼命挣扎露了头儿，
又被巨浪掀上天。

“啪嗒！”摔下来可真叫响，
差点儿粉身摔八瓣。
刘少山不住翻白眼儿，
他还想挣扎摆脱小水莲。
抬头看，老爷爷听见号声到江岸，
身后跟着男女民兵众社员。
人人心中燃怒火，
手握钢枪眼瞪圆。
民兵们，齐上前，
小绳子紧紧崩崩把他缠。
押送公社开批判会，
依法惩处听审判。
这就是：红小兵为社会主义站好岗，
渡口水莲紧把关。

不 许 走 邪 道

(河南坠子)

无极县 闻华贵

火红太阳出东方，
雨过天晴百花香，
风吹麦海翻绿浪，
公社一派好风光。
大路上走来一少年，
鲜艳的红领巾随风飘扬。
这就是红小兵战士王小胖，
星期天要到麦田去站岗。
别看他才十三岁，
可是个批林批孔的小闯将。
在前边，生产队移栽小麦的试验田，
麦苗儿长得绿又壮。
王小胖常到麦田去查看，
为的是保护麦苗多打粮。
只见他迈开双脚快如飞，
一边跑一边玩着木头小手枪。
他猛然之间停住脚，

麦田地里细端详。

“谁的脚印、车子印，
从斜道走过把麦苗伤！”

明摆着大道他不走，
为啥偏要往这麦田蹊！
扶完了麦苗摘下书包，
又掏笔来，又掏纸张。

铺在地上用心写，
笔道儿描得粗又长。
掰几根树枝夹上纸，
顺着斜道插一行。

（白）上写着：“不一许一走一斜一道！”

刚把纸牌插完毕，
忽听得一阵车铃响叮当。
抬头望，一个瘦高个推着个自行车，
沿着斜道奔这厢。
驮着个布袋分量重，
呼哧带喘挺慌忙。
小胖一见怒火起，
小拳头攥得格巴响。

（白）“站住！”

“啊！哦，小兄弟，你有啥吩咐？”

“看不见纸牌吗！你念念！”

“啊，是。（念）不许走斜道。”

“那你为啥不走大道？”

“我……，我在前边东庄住，
俺们村里没磨坊。
驮点麦子去磨面，
奔西庄走小道图个快当。
俺嫌大道路途远，
小兄弟，与人为善请你帮俺个忙。”
小胖一听双眉皱，
心中暗暗细思量：
我姥姥就在东庄住，
那里有好几个面粉加工组，
他为啥说那里没磨坊？
看来这人不老实，
里面一定有文章。
我不如假装帮他来推车，
看看他到底搞的啥名堂。
想到此处开言道：
“中，中呀，帮你推车也无妨。
可你得把麦苗扶起来，
你糟踏公社麦田太不应当。”
瘦高个连说：“是是是，
小哥们热爱集体助人为乐好心肠。”
小胖一听他称兄道弟的老一套，
心里腻烦，吐了口唾沫没开腔。
上前就把车子抬，
只听布袋里面哗哗响，

（摸布袋，白）“不象小麦，象花生”，
绑口袋的绳头还挺长。

大眼一转有主意，
悄悄把口袋绳头儿缠在辐条上。
连推带抬车上道，
瘦高个就想蹬车上路走慌忙。

“不扶麦苗不准走！”

“不用你人小事多乱嚷嚷！”

说罢他蹬车就要跑，
“哗哗”，饱实实的花生撒两旁。
“啊！”二人同声一齐喊，
一个怒来一个慌。

瘦高个下车拣花生，
小胖用木枪一捅他的后脊梁。

“为什么明是花生说是小麦？
为什么造谣东庄大队没有磨坊？
为什么不扶麦苗急想溜？
说！是不是破坏市场的投机商？”

小胖一语揭了底，
瘦高个强装镇静耍花腔：

“小兄弟，咱哥们好说好道好商量，
这点小事莫声张。
多个朋友多条道，
少个朋友垒堵墙。
来来来，拿点花生尝尝鲜，

拿去炒炒喷喷香。

下回见面我记住你，
给你买点芝麻糖。”

“呸！礼之用，和为贵，
是林彪孔丘坏思想。
难道你和他们一个样，
一副黑心一挂肠。

谁搞复辟也不行，
咱要斗出个鲜红的世界亮堂堂！”
瘦高个一听心惊胆战害了怕，
哆哆嗦嗦低头忙把花生装。

（白）小胖想“不能把他来放走。”
他打定主意往车后边一伸手，
“咔嚓”，上了锁拔下钥匙兜里装。

“车子不骑扛着好，
省得你走道乱晃当，
压个罗锅当记号，
倒好辨认你这个投机商。”
瘦高个一见急了一身汗，
活象进了套的黄鼠狼。
四处望，大道上两个人正往这边跑，
他越发害怕心越慌。
脸色发白青筋胀，
不拾花生逞凶狂。

（白）“给我钥匙！”

“不给”

“老子揍死你！”

“我先毙了你这投机商。”

瘦高个象疯狗抢食猛一扑，

小胖机灵闪一旁。

瘦高个呲牙咧嘴又一扑，

小胖他一站一蹲猛一扛，

瘦高个从他身上滚下去，

“啪！”

摔了个嘴巴啃泥浆。

瘦高个狗急跳墙乱抓挠，

小胖他一口咬在他的手背上。

瘦高个咧着大嘴乱叫唤，

疼得他又喊爹来又喊娘。

这时候猛听一声喊，

原来是东庄的两个民兵跑步到身旁。

（白）哎！原来是林家寨的孔老六呀！你和

俺们村的坏蛋给伙套购花生，想到林家

寨去搞投机倒把，站起来！

孔老六一听吓破了胆，

小胖他小拳头攥得格巴响。

（白）“叔叔！”

小胖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一遍，

两个民兵伸出拇指来赞扬：

“不愧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爱护集体思想强。
党的基本路线学得好，
阶级斗争记心上。
机智勇敢觉悟高，
革命路上当闯将。
这就是不许走斜道的事一段。
（白）王小胖智斗坏人的事迹——
传四方。